

高僧傳卷第十

廣四

梁會稽嘉祥沙門 慧皎撰

神異下

晉嶧

犍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

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
槃鷗山山有古寺廟處基礎猶存可共修立
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
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
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
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

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
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
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鷹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
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
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
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
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棲至山石室中坐
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闢竭曰不假
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蹠室西石壁壁陷沒指
旣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
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
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
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
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
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

浮圖密為師曇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
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賚繩牀自隨於
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
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
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
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

廣四

二

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
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
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
以施之慧牽牛呴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
少日而亡後征西庚稚恭鎮襄陽旣素不奉
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

廣四

三

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懃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
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
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
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
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
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
自細書篆繅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
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
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
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
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
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廣四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
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
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數其異堅奉爲國
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彫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彫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僧據西平自稱爲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汚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竊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侮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

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與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官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葬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史宗者不廣陵
四 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塗棟凭塙謳唱引祚以自欣暢得直隴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

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
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
禮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
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枚一箱
自隨嘗遍幕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
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

鵝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
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
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
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
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
謂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
上計其諭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
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今相見
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
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
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

庚四

五

曰吾欲小傳而君恒欲偷人正僕便去耳令
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
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
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
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
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
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
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
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
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
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
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
土壤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
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
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
埭書飛起就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
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出莫測其

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渾河浮木杯於水患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繚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屨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額兩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齊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堅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啖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且忽云徵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覽出至暝不反含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革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

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觀施迴以
施狀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
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
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
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
苦願見授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

七
四

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
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殼者度手
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
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
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既碎敗不復
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
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
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法吒寄都下長干寺
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寢於窓隙中見
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
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
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法

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法吒曰吾東見
蔡苑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
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
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香子縱惑自招殃
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
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
外應見有緣鄉歲曠漠后辰屬傳殷王伊
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
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法吒曰前見
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
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身形浮沫矚
影過電累蹟聲華喪醜章弁視色悟空覩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渟慧定計昭妙真曰眷
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
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
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度猶

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廣四

八

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驚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

使高驥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

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

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

廣四

九

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筆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
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船漂
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
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
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施自安隱至也期如所
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亦

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且見門扇上有青
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
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
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
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
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解患痢遣信請度

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
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
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
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
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

元嘉三年九月辯諧入東留一万錢物寄諧
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
諧即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
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
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
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

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
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
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
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
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廣

+

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
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就其修建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
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
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

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未賚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旣位居僞輔燾所伏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感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廣四

十一

始唯閑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劙斫之體無餘異唯劙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誓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附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旣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爲驗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

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之日兩肩湧泉直上干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立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謹協以勸善至人家

廣四

十二

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余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清饁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五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腳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答云近送尸時怖懼右腳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

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
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
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弥衆僧
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
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

廣四

十三

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
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
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
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
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
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
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
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
後即施虫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
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
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

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
事此即起造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
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
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
枳園寺法措弟子措素有學功特精經史鄉

鄉王曇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
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
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
亡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
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日還
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
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余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感悟其
得果時猶爲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
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
禮爲營理殮墓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
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終亦不老舉止趨介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瞑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律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廣四

古

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

服趨介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饑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

古

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旣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

廣四

古

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倉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

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閻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

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駕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譖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譖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明日竟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衆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園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廣四

十六

嘵嘵屈誌來第會忽今見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輿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速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燃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刃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廣四

十七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掌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前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云自然一燭以付後間舍人吳慶慶即啓闔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擯送葬于鐘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勸陸倕製銘辭於塔內王筠勸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

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挫侮慢挫
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
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懶撫遷中州寇蕩寶羯亂
交淵曜慕虛於爾勦虎稽兇於後郡國分崩

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驃縣記於襄鄴藉秘呪
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曠鈴映掌坐定
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囊子來澤潤蒼生固
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
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遇記方兆或

死而更生或空後空櫛靈迹恠詭莫測其然
但典章不同祛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爲謀僭媢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
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
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
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
其誇銜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
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
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
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
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廣四

霍反
下音郭邵市照求
下音郭匱反
下音郭位槃上音盤
下音盤鷄昌
夷反基塲下音塲

樊反
下音樊陽上音陽
地名也反下音樊灰反
下音灰燼火反下音燼也

閬音浪蜀音蜀徒跣赤足
下先行典反也

也宋形冬下徒傳檀上
效奉反達丹反掠劫也音唇

黃縵下音縵乘繪下音繪
下音繪土壞下音壞

代必禦水也。土凭埭貨上
稽古音摘責總音也。下大索音也。昨栖憩丘上傳爲西誤也。
會稽脩忽上音俱。竹航方舟也。反口候擊反也。顧眄視下音履復。
艾蒿舌蓋也。機捷反葉反也。謂唱上鳥集
織上巾音也。反下衣破呂音也。主竹也。主竹也。主竹也。主竹也。
廣四